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七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六千八百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九十五

鄧繼曾 劉最 朱淛 馬明衡 陳逅 林應驄

楊言 劉安

薛侃 喻希禮 石金 楊名 黃直

郭弘化 劉世龍 徐申 羅虞臣

張　選　黄正色　　包　節　弟孝

謝廷莅　　王與齡　周鈇

楊思忠　樊深　凌儒　王時舉　方新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已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願

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啟於近習割
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荅天
戒矣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陳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
心之主宰以杜蠱惑之漸二均兩宫之孝養以杜嬿隙
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託之
漸尋言興府從駕官不宜濫擢帝納之嘉靖改元帝欲
尊所生為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禮繼曾亦
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二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

祀日內廷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期而災者三蔡禮失言之效也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久病繼曾論罷之宣大關陜廣西數有警中原盜竊發繼曾陳戰守方略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繼曾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襃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覩出涕口誦吞聲夫祖

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偽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挾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嶽州知府卒帝初踐阼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於切直帝亦優

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厥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繼曾同年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最極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内府雖計臣不得稽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言官

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
巨舫取夫役廵鹽御史黄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
人下詔獄最充軍邰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
救之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赦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朱淛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明
年春與同縣馬明衡竝授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
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淛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
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

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内廷責以離間宫闈歸過於上下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

之帝必欲殺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訕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為民兩人遂廢廷臣多論薦不復召淛為人長者不欺人或為人欺亦不校與明衡皆貧淛尤甚鄉里利病必與有司言雖忤弗顧家居三十餘年卒明衡字子莘父思聽死宸濠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為御史即與淛同得罪閩中學者

卒以蔡清為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陳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為御史以救兩人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為民林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衆各官莊田帝以其數稍參差有旨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罪臣尚書總領部事安能徧閱今旬日間戶工二部尚書相繼令對狀非尊賢優老之意疏入奪

俸以救渊等謫徐聞縣丞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行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即上言邇者仁壽宮災諭羣臣修省臣以為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蕚始由捷徑以竊清

秩終怙威勢以賊良善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忻懞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擾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陞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

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
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
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
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王小宗也臣
也以臣竝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竝大宗干天下正統
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
矣如以獻帝為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為禰而
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言今

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咈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楊一清名入內閣言請留之三邊特旨拜張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請罷璁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請即燒之報可六年錦衣百户王邦奇借哈密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部議未覆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珤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生事惇等將與大獄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

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
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勲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
既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
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為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
至宏珏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
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
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於
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既罷

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責仕隆等徇情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知吳陵累官湖廣參議言為吏多著聲績溧陽吳陵皆祠祀之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

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失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為起盜之源事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

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乞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為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為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任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閲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兵科給事中胡克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克時攸縣主簿安餘干典史築决堤數十丈人稱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擢鳳陽知府治行

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進士即以侍養歸師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俊大喜率羣子姪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世宗立侃授行人毋訃隕絶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歐陽德輩為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

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
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
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
立下獄廷鞫究交通王使者南海彭澤為吏部郎無行
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為腹心後京察被黜孚敬奏留
之復引為諭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少
詹事夏言問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黙計儲副事
觸帝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終侃稾示孚敬因

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
趣之上孚敬乃先録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
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拷掠備至侃獨
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
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給事中孫應
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闘詔並下言應奎
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
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

仕佩為民澤成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及敗天下快之佩至潞河遇聖壽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跡之果然中離者佩自號也歸家益力學從游者百餘人隆慶初復官贈御史俊子宗鎧自有傳佩歸數月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為抬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令戚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

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維以内閣之咨謀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内藴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

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恱曰
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
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
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赦
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禄少卿喻希禮麻城人石金黄梅
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
臺值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
以是有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童子時督學王廷相奇其語補弟子員嘉靖七年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為展書官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

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苛嘉納而吏部不為題覆臣所謂虚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耳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無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獄拷掠鋐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

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為上簡用誠欲一振衆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内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語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黄宗明侯補判官黄直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於墓免喪疾作卒黄直字以方

金谿人受業於王守仁嘉靖二年會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一同門歐陽德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直既成進士即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孝明聖鑒勤聖學務聖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内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御史誣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滎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名宗明下獄直抗

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羣臣今楊名以直言寘詔獄非所以體羣臣黄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盡天下後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帝大怒并下詔獄拷掠命發極邊編戍雷州衛赦還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

其宿為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蕪松常鎮五府方有造舡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窰戶逃亡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為盗至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滅而前星耀矣戶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弘化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弘化為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於家穆宗立贈光禄少卿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太倉知州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讒

受以来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録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名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為陛下歴試之餘其人果無足

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鈌偶以一時喜怒輙從而
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
張延齡凴寵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
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
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
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
頃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為南
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

凋敝正時絀舉嬴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為之以漸此皆應天之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且復廷杖八十斥為民張延齡者昭聖太后弟也帝必欲殺之故世龍重得罪後二年又以大猾劉東山訕告盡斥諸刑曹郎覃虞臣徐申等猶以延齡故也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内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為治衣冠莫之徐申字周翰崑山人嘉靖初由鄉舉除蘄水知縣改知上饒徵授刑部主事

延齡之繫獄也申奏記尚書聶賢唐龍言太后春秋高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等深然之獄久不決始延齡下獄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梏拳通家人出入會大猾劉東山亦繫獄上告延齡有不軌謀憾前主事羅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詔獄榜掠申與馬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之廷盡謫外任而斥虞臣為民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吏

部主事好剄疾惡既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五卒申既謫官不赴歸與同里魏校方鳳輩優游歗咏為樂久之卒曾孫應聘字伯衡少有才名萬歷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語當謫拂衣歸座主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家居十餘年始起行人司副遷尚寶司丞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選字舜舉黄正色字士尚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知蕭山縣又隣境也選治蕭

山有聲十二年冬先入為戶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玆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禮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惟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

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
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
三㦸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内遶殿走製祭
杞記一篇一夕録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
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臧甫三月還以言得罪名震
海内正色是時方憂居已補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韜
宗人横甚正色繩以法韜顧以為賢豪强屏跡縣中大
理十七年召為南京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事甚

有跡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讚言已未任藩臬
帝以誣劾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宫南葬命正色
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温仁
和所過納饋遺帝名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
於梓官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
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搒掠遣戍遼東正色與遣初
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節顯正色居戍所三十年
其顛躓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初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

予致仕名正色為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卒

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昺池州知府為治清簡早歲乞休為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為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雲南時仕者以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廹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為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

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廣制可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威福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遂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錘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以節抵罪逮詣詔獄搒掠永戍莊浪

衛莊浪極邊敗屋頽垣節處之甚安獨念其母自傷不
先終養日飲泣母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
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遺言以哀絰殮孝字元愛
後節三年成進士由中書舍人為南京御史疏論禮部
尚書温仁和主辛丑會試有奸弊且劾庶子童承叙贊
善部希顔編修袁煒帝皆不問未幾又劾巡撫孫襘吴
瀚瀚罷去孝兄弟分居南北臺並著風采又皆有至情
節官北不得養母孝遂以侍養歸母亡哀毁骨立未終

喪卒節亦繼殞時並稱其孝

謝廷蒞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授吏科給事中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倡禳處請敕五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帝惡鰲言褻謫鹽城丞奪廷相等俸廷蒞救之被詔切責雷震謀身殿疏陳修省數事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燒李逢周珫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逮還

即執嘉猷并廷蒞等下詔獄謫廷蒞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起故官山西俄遷河南右參議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歷改元四川廵撫曾省吾奏言廷蒞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加進太僕少卿又數年卒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蘓州推官入為戸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

澄清銓敘所推薦皆廉靜老成大學士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吴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書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生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聖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宸斷而讚

等妄意臣輩為之借以修怨然讃柔良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賔瑜事遂發怒切責讃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外給事中周怡論之廷杖繫獄御史徐宗魯等亦以為言皆奪俸自是諸司以與齡為戒無復敢與嵩抗與齡既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襆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里居角巾躬稼圃翛然自得郡人為作平陽四賢詩美之四賢者尚書韓文陶琰張潤及與齡也越二十餘年卒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授

行人擢御史巡按陝西被俘民自塞外逃歸者邊將殺以冒功鈇請下詔嚴禁有報降五人以上者賞之詔可再按山東特改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諳達將入寇總督侍郎翟鵬以聞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為計帝以為浮詞亂政貴降廬州府知事旋改國子監丞擢吏部文選主事坐與齡發嵩等私屬事貶河間通判已而吏部擬擢南京吏部主事高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尚書許讃等合録左降官遷擢者姓名

讃引罪并列陳叔頭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讃等俸鐫文選郎鄭晚三級鈇叔頥等褫職為民建臣論薦鈇以嵩在位不復名穆宗初贈光禄少卿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祧仁宗祔后太廟下廷議尚書徐階以為非禮思忠力贊階議餘人莫敢言帝使人覘知狀及議上嚴旨譙責命階與思忠更定二人復據禮對帝愈怒竟祧仁宗階故得帝眷獨銜思忠

每當遷輒報罷逾三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為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成久矣杖百斥為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戶科右侍郎致仕卒世宗晚年進言者多得重譴二十九年諳達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中言仇鸞養寇要功帝方眷鸞立斥為民四年二年正月御史凌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光先陸樹吳聲吳悌帝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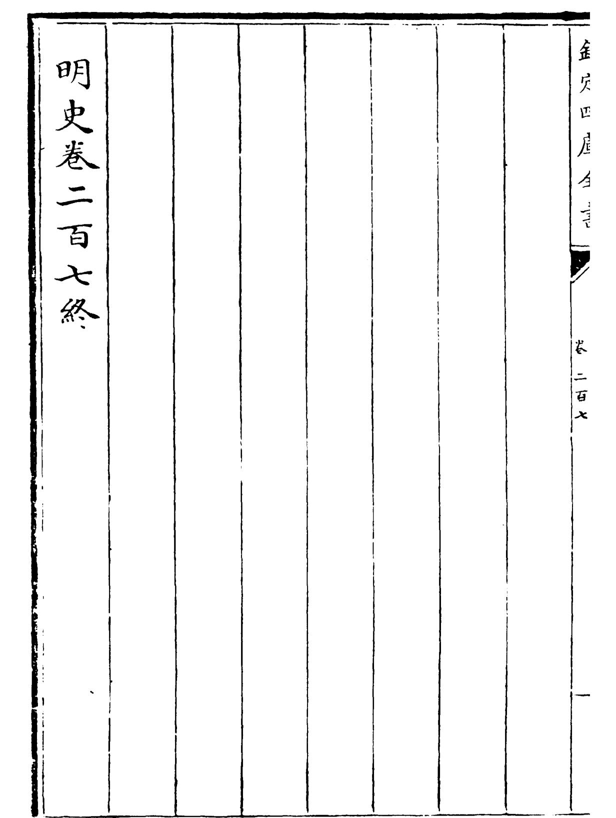
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黄光昇言内官李秉以訐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編氓口外踰月御史方新上言黄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為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冦至輙巽懦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

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皐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曰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為國分憂者誰也弁罰之法令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加化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弁為民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陽人穆宗嗣位竝復官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徐階也深劾康并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因

而流徒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猶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廣仁仁詔從其議旋進右侍郎罷歸儒既復御史益發舒亦以康事率同列劾拱拱罷又劾去大學士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罪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隆慶二年儒再遷仁僉都御史理山西屯鹽吏部追論其知罪永豐貪墨遂落職閒住時舉復官後巡按員州閻給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

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宮章竝報聞萬歷初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論譚綸被謫時舉抗章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終湖廣參議

贊曰賈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聞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鄭繼曾諸人箴主闕指時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隨之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旨哉有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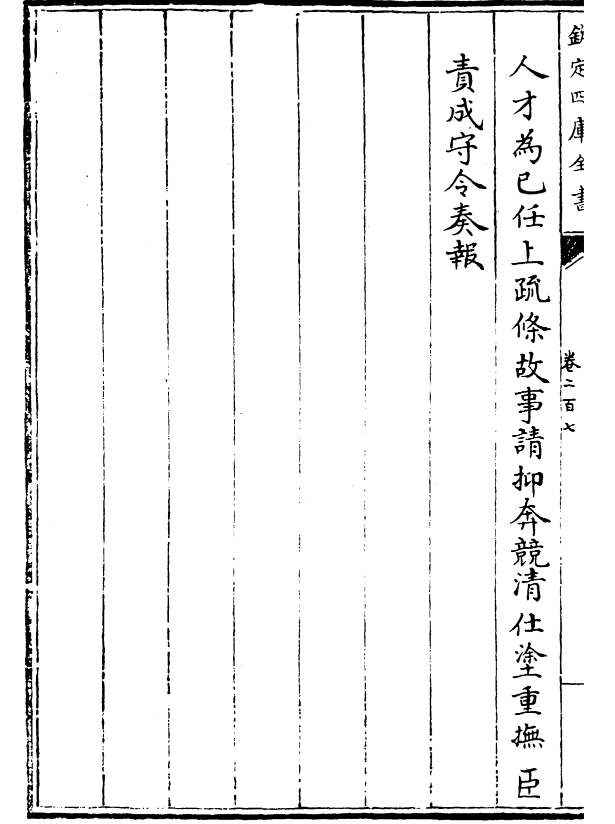

明史卷二百七終

明史卷二百七考證

鄧繼曽傳劉最　臣黄壽齡按陳九川所撰劉最墓誌云最嘗獲遺金黙坐以俟後得遺者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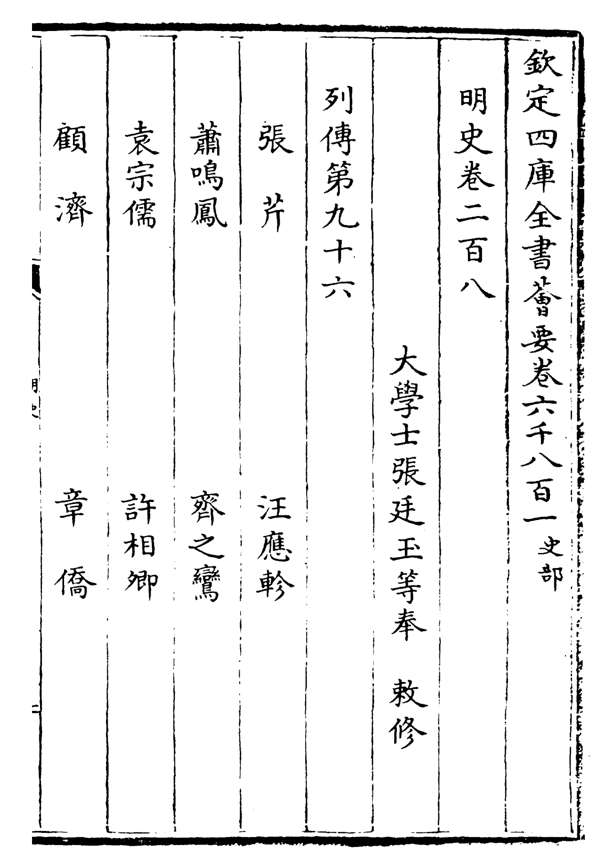
薛侃傳歸語兄助教俊　臣黄壽齡按明書俊字尚賢以博學有行著信於鄉閭侃少師事之謹附識

王與齡傳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　臣黄壽齡按趙時春所撰與齡行狀云與齡遷文選郎中時以用天下



人才為已任上疏條故事請抑奔競清仕塗重撫臣

責成守令奏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一 史部

明史卷二百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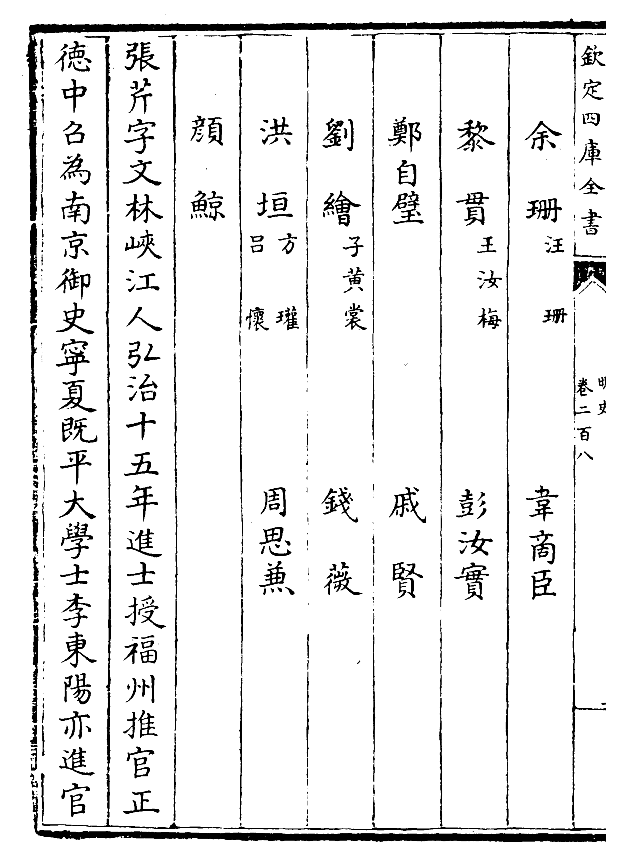
列傳第九十六

張芹 汪應軫

蕭鳴鳳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 章僑



余珊　汪珊　　韋商臣

黎貫　王汝梅　　彭汝實

鄭自壁　　戚賢

劉繪　子黃裳　　錢薇

洪垣　方瓘　呂懷　　周思兼

顏鯨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名為南京御史寧夏既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

廕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為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

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眀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帝不省尋出為嶶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嶶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嶶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為海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臬祀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
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
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
谷苟不即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
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
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
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
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

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為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者數十人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夫百餘人列水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而遂寢世宗踐阼名為户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

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户科張璁桂蕚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為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為巡按所劾詔所司逮

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為之請乃免
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蕭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
一正徳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
之同官内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吴坤
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即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日
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奏許公韶中旨
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問諜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

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關武宗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陳官司掊尅軍民疾苦狀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乃督學政考察拾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為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督廣東學政鳴鳳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

肇慶知府鄭璋璋懟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訐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公韶正德中為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勛罪㮣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鏸中官王欣巡撫王倬鏸坐解職世宗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戸部右侍郎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

近聞有花酒鋪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勳冠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戡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為此不祥之舉以駴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請

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高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不聽帝將廵邉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遜者先後稱疾令六飛臨邉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復杜門求决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為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

圖治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高爵美官而其儕復為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為之鸞等罪會諸曹郎黄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

輩等下獄杖譴之鸞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命之鸞南征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譖毁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寛逋負帝頗採納初冒徐姓至是始復馬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于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實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

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懣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于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讐以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聞大為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屢遷寧夏僉事饑民採蓬子為食之鬻為取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切帝付

之所司時方大修邊牆之役董役廵撫胡東皐稱其能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名為順天府丞未行盜次留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宗儒率同官力諫明年夏季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既又諫帝廵邊語極危切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蕚議宗儒改調遂觧職歸未幾
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
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
科給事中宦官張鋭張說有罪論死帝復寛之給事中
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寛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
下為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獻帝皇號
相卿復爭之嘉靖二年詔廕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為錦

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户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户賢中官厮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勩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盤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毋乃重内侍而輕士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于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諫裁抑僥倖竄殛憸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

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温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近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不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

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為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為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詰帝氣驕志怠甘蹈過愆詞甚切為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起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

善旣秉政招之謝弗應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部給事中武帝自南都還臥病豹房惟江彩等侍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為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卧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噲憂者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屛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世宗即位

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聽諫非難樂諫為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托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工靡及至謂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于迂闊切直者或過于犯顔若怒其犯顔其言必不入視為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

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詿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假令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既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銳等而三法司會試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言三代

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名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為支離乞行天下痛為禁革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為下詔申禁尋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大臣勤名對又簡儒臣一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上納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僑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設織造内臣貪橫殊甚行尸至廢産鬻子以償惟急停

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例營務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璁霍韜等不聽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儁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至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絶恐乘間伺隙羣凶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吳廷舉請名家居大臣議禮儁劾其陰附邪説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儁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二月歷禮科

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十七人者珊以為濫疏論之語侵内閣不納乾清宫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廵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為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州副使備兵威儀嘉靖四年二月應詔陳十漸其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

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為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茍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為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至天子以一其心為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為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紅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

有位致諛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𫐐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賈參將以立威㦊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史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苦牽俗吏傳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于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

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朶顏蹢躅於遼海羌戎跳梁于西川北狄蹂躪于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飭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是以至有劉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

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歛下及鷄豚織造之需自為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兖豫盜賊横行川陜湖貴疲于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揺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禬禍家國幾字幸陛下起而收録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自吕柟鄒守益等去而陛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為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

下耳囂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動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葢大奸似忠

大詐似信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大相之初雖有聖賢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始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為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

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招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木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為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名之𡚒竊見今日之為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

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顧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珤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輙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為空此豈獻皇帝意茍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為剴切帝付之所司其

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珊律己清嚴居官有威惠外艱歸士民祠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臯謁祠獨顧珊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涖廣東終四川按察使先是有御史汪珊者於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畧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踈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絶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

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令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令大臣迎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令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訑訑拒人帝頗納其說未幾出為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勻被

苗有功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為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擊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

朝官為所屬計奏下獄則少卿樂䕶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為皆所當宥況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録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縣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尹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桐構

之吏部尚書汪鋐甫遷四川叅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鎧戚賢戴銑輩交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劾鎮守内官尚春侵官帑狀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官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内臣曲說營私希恩希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而自挾以獻者謂之額外罔虐

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王田伯將輪請于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號委祀事于外戚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餘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出按

江西父喪歸久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正祀典説頒示廷臣而孚敬編修徐階以諫謫御製改正祀典説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爲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于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

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為民久之卒於家方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說某制當興國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已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為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月二日以災異求言汝梅

言比來章奏多逄迎請分别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
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
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
名見宰執面决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絶壅蔽之害疏
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尋出
為浙江參政卒官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
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盜取傷一官軍操江家

文定不即議勦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並
從之呂柟謫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
者黄風黒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羣小
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于
上地變于下人物變于中而修省之中無過具文廷陛
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為合禮以守正為沽直長鯨巨
鰐決網自如腴田甲第横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
而經筵進講畧無問難黄閣票擬依常批答棄燕閒于

女寵委心腹於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晉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温仁和以慶王台浤事聽勘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珤羅欽順顧清晁蔣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許告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為惶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費宏石珤夜入楊一

清門令不聞名問一清一清又久不為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怒罷去令其長子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並其了子及婿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也顧追舊主使之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譏外蕃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為璁蕚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尺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蕚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

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啟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卑不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閒住與啟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靖四諫

鄭自壁字東釆祥符人隸籍京師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自壁請采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多奪民業為莊田至是因民訴遣使往勘自壁復備言其弊帝命勘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陳

萬言辭黄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安磐力爭不聽明年爭大禮受杖三遷至兵科給事外中官李能以修墩二堡為詞請定山海關税額中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論甘若功廕子錦衣其下參隨皆進秩鎮守江西中官黎鑑參隨踰常額中官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户錦衣官裁革者多夤緣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孝陵淨軍於喜擅赴京奏辨安邊伯許泰戍死其子請

襲祖職中官扶安黄英先後死官其親屬自璧皆抗疏爭帝多不聽甞偕同官劾郭勛奸貪及李福達事起復劾勛交結妖人帝以勛故降旨責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復劾總兵傅鐸并及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權䕫請起王瓊于邊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䕫引奸邪請并論不納自璧最敢言所言皆權倖直聲震朝野側目者共為蜚語聞于上吏

部以資推太僕寺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大臣幸其去無救者後廷臣屢論薦竟不名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賢禱不驗沉木偶于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于舟舟中人皆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趨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誡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益奸民募善泅者為之也知

府萬雲鵬操下急賢數忤之當上計有毀雲鵬者將被黜賢走吏部白其枉雲鵬竟得免而尚書桂萼獨心異賢喪去起知唐縣名為吏科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列永不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賢乃先事言所黜有未當者宜聽言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會參議王存韋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賢方勘事陜西給事中薛宗鎧因據賢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

之及賢還朝以鉉咨橫賓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
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
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
行私也今言官為洪等辯救孚敬乃曲冢臣之巧言阻
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
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
鉉意洪等竟不復再以喪去補刑科給事中夏言柄
國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賢疏陳請屬之弊帝納

其言久之劾郭勛呑噬徧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鑑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悅激帝怒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說心契之及官於浙遂執弟子禮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劒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

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户科給事中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遷邊才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温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叚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洙與馬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為徇私植儻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于外言適罷政鑾置不問明年寇大入山西繪上疏曰諳達方彊必為腹心患

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頃之劾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且請罷吏部尚書許瓚宣府巡撫楚書臬書由是去職繪兩劾言言憾之出為重慶知府土官爭地相讐檄諭

之即定上官交薦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家居二十年卒子黄裳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命贊畫侍郎宋應昌軍務渡鴨緑江抵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黄裳追逐又連破之録功進郎中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将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徵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閫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

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輪進右給事中郭勛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勛然素聞其橫雨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內閣夏言輩所選宮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並斥為民累薦皆報寢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請於巡撫王忬集兵為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

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徵授御史十八年世宗南廵冊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顧鼎臣選宮僚垣再疏言温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埈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帝亦已從他諫官言廢黜者數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黃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為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

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令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為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覇乃下貞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為民因詰責吏部尚書許讚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出按廣東以安南疑附增俸一級未竣出為温州知府歲饑有閉糴者

饑民殺之垣坐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瓘往從若水若水為建二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年九十瓘絶意仕進甞自廣東還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載屍瓘秘不以告與同寢槼日至韶州始發之垣同年呂懷廣信永豐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平度知州躬廵郊野坐籃輿中携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奴奪民産監司杖奴斃奄廹王奏聞廵撫彭黯令思兼讞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閲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王故末減監司復得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者持之急且為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

執牌就撫悉振以飛叙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闕下以請乃復留一年擢工部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競走謁見非是各歎息去河將決思兼募民築隄身立赤日中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於災進郎中出為湖廣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貨財監司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捫其臂曰吾為將軍百

口計將軍乃為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之高牆還田宅子女於民遭內艱去官不復出居久之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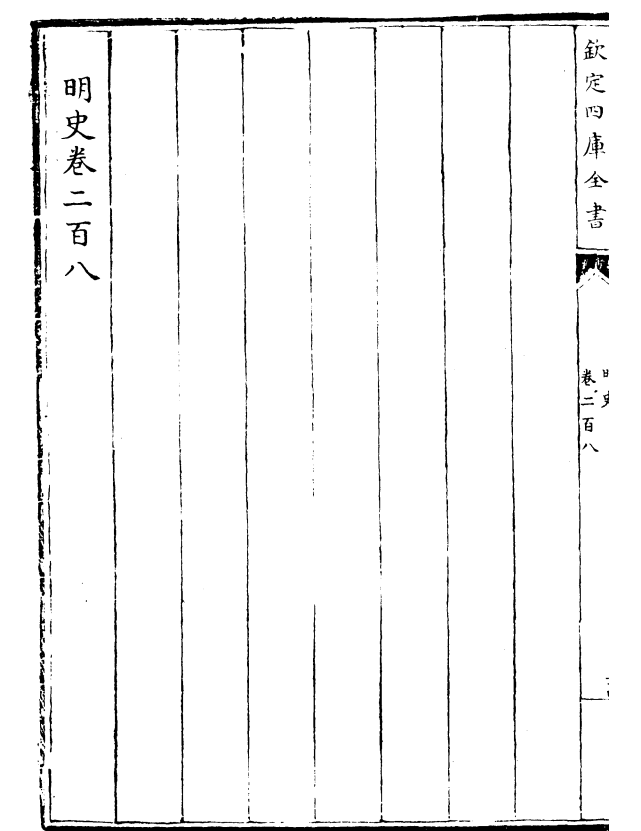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沒入其糧為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山東西河南北河大祲鯨請州縣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內府新錢為糴本帝悉

報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楧怙惡久結掖廷中官嚴嵩父子内外應援所請奏立下爪牙率礦盜鯨欲除之與叅政耿隨卿計持王承奉王鏊罪論日告王所謀時嵩已敗鯨乃奏記徐階說諸大璫絶其援又盡捕王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會巡撫胡堯臣劾典楧抗旨矯敎僭擬淫虐十大罪王護衛及諸亡命幾萬人不敢發帝震怒廢王為庶人錮之高牆没其貲削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景

王之國越界奪民產為莊田鯨執治其爪牙魏國公侵民產假欽賜名樹碑為界鯨仆其碑戍其人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為民害列俟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内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横鯨請校尉鈌從兵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詣冊親王及妃遣列俟餘皆如鯨議改督畿輔學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都督朱希孝以勾軍劾之下部議鯨劾希孝亂法言世儒宗按籍名行户非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

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為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勛臣貶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以試恩貢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才不報鯨按河南時黜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廣王篆欲祀其父鄉賢執不許至是拱掌吏部篆為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萬歷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言陛下大起遺

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與冢宰賢則黜幽
為公典否則驅除異已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
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何也給事中姜應麟李
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副使致仕中外論薦十餘疏不
果用
贊曰傳稱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然志節之士惓惓忠
愛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張芹等懷抱悃忱激昂論
事其言雖不盡用要與緘默者異矣



明史卷二百八

明史卷二百八列傳考證

張芹傳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　臣章宗瀛按竇明言事下獄史未詳所言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汪應軫傳遂出為泗州知州　臣章宗瀛按應軫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送者皆泣下建祠立碑紀其去後思詳諸大綬所撰墓志謹識

汪應軫傳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　臣章宗瀛按

三十餘疏史僅舉其一二餘未臚列他書書亦無可據考諸大綬所撰墓誌亦僅言申王守仁之謗留林俊諫㫋之任遵典禮崇正統諸疏而已謹識

蕭鳴鳳傳高公韶附嘗劾總兵官郭勛罪　臣章宗瀛按郭勛被劾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齊之鸞傳又劾許奏及兵部尚書王憲　臣章宗瀛按泰憲被劾史未詳何事後文可憂者三可惜者四亦未臚列他書皆無可考謹識闕疑

許相卿傳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 臣章宗瀛按傳內所載張銳張忠有罪及羅洪載守職逮繫李學曽等言事奪俸俱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章僑傳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 臣章宗瀛按蕭敬芮景賢被劾及後文張璁霍韜等被斥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余珊傳致揄闒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邉庫吏倣之而賊縣官 臣章宗瀛按主事縣吏未詳其姓氏氏他

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黎貫傳刷卷福建﨟鎮守内官尚春侵官帑狀　臣章

宗瀛按識大録貫刷卷福建時兼有覈倉庫軍衛器

械之職故追尚春銀十三萬有奇種二十六萬石謹

識

黎貫傳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　臣章宗瀛

按識大録貫率同官合疏時鋐使人止之曰疏上必

得重禍且將命爾按粤西矣貫不聽疏上果震怒後

鋐迎合孚敬欲置死許讚力持之怒稍解解乃罷為民謹附識

彭汝實傳呂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 臣章宗瀛按呂柟鄒守益下獄事詳二人本傳謹識

彭汝實傳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藊晉竟得無他 臣章宗瀛按緩死及無他史俱未詳何他書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戚賢傳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 臣章宗瀛按

張瓚樊繼祖等被劾史未詳何事他書皆無可考謹識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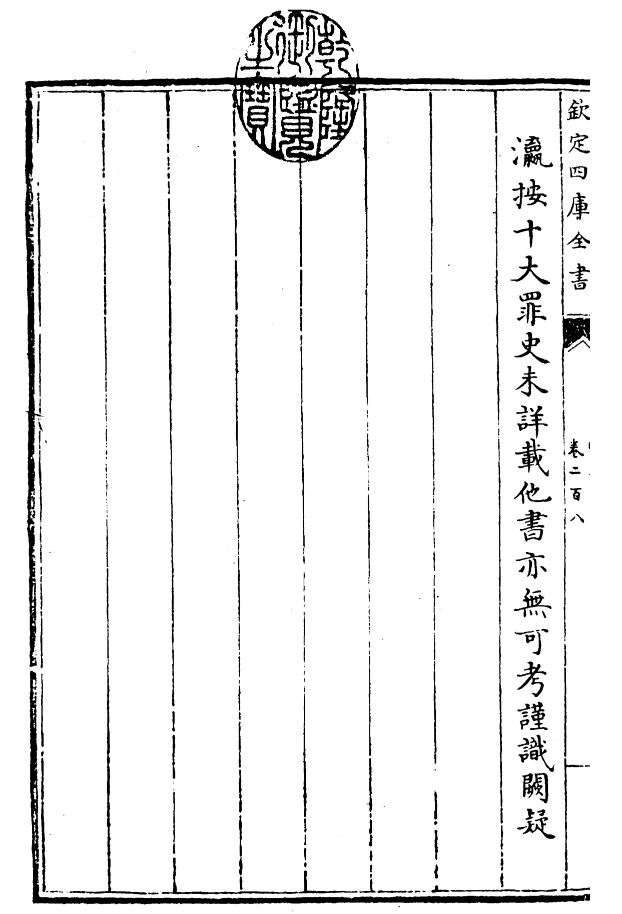
錢薇傳又疏劾大學士李時 臣章宗瀛按蔣信所撰錢薇墓表云是時臺諫畏李時諸人莫有言者薇上疏論其傷大臣之體謹識

錢薇傳郭勛請復鎮守内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 臣章宗瀛按七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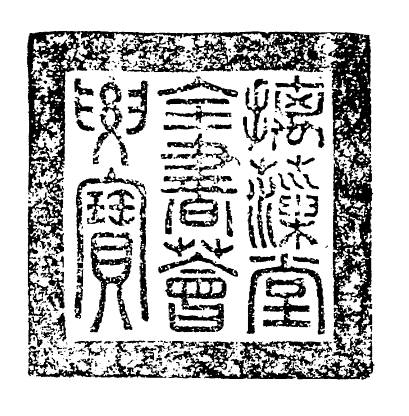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洪垣傳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臧亦改他部垣一疏兩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四人 臣章宗瀛按四人及二十餘人史未詳其姓氏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顏鯨傳已上漕政便宜六事 臣章宗瀛按六事史未詳載考識大録及獻徵録云省糧耕惜夫力支折銀恤班軍任監兑查稽誤謹識

顏鯨傳劾典楧抗旨矯敕僭擬淫虐十大罪 臣章宗



瀛按十大罪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總校官編修臣吴紹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九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二 史部

明史卷二百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九十七

楊最 顧存仁 王納言 高金 馮恩 子行可 時可 宋邦輔 薛宗鎧 曾翀

楊爵 浦鋐 周天佐 周怡

劉魁 沈束

沈鍊 楊繼盛 何光裕 龔愷

楊允繩　馬從謙　孫允中　狄斯彬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

逋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鐩劾之有詔

復往最乃與廵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

其徵從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即位上言寶應氾

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

岸不踰三尺雨霪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

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専

敕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為外障百年後無患是為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蕩為巨浸是為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出為寧波知府請罷浙東貢幣詔悉以銀充民以為便累遷貴州按察使入為太僕卿世宗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金高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玉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

立名與語大悅乾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黄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黄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沖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已死最既死監國議亦罷明年劻以罪瘐死朝為詐偽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

史謚忠節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為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蕩恩赦楊慎馬録馮恩吕經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秩氏葉凝秀何人而敢言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已為剌已其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乜指凝秀為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来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名為南京通政參議歷太僕卿未幾致仕存仁困阨久方見用遽勇退世尤高之萬歷初卒高

金石州人為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大聖人作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節者誤蒙殊恩為聖德累夫元等一道流耳有勞優以金帛足矣又加崇秩復賜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不可配矣於太廟則二人益不可拜寵於聖朝望消元節真人號并奪得晟恩卹屏異端闢正道昌方帝欲受長生術大怒立下詔獄掠拷終其以言直釋之尋偕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

監助物劾奉御李興等侵蝕狀寘諸獄後累官蘇州兵備副使王納言信陽人為戶科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道瀛等坐下詔獄調湖廣布政司照磨累官陝西僉事

馮恩字仁子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吴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狀上自若登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為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所有執訊不具獄以移形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

郎謹謂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
檢覈耳尚書無以難巳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立寘
之辟大計朝覲吏南臺例先糾都御史汪鋐擅權請如
北臺既畢事始許論列恩與給事中林士元等疏爭之
得如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蠶北郊
詔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為邪徒恩上言
人臣進言甚佳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為邪徒安所適從
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耳今

士風日下以緘默為老成以謇諤為矯激已難乎其忠真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為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為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謂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解棼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

棱戶部尚書許讚謹原和易雖乏剸斷不經之費必無
禮部尚書夏言多畜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
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為刑部尚書
王時忠進忠時幾秀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之介自持
制節謹度吏部尚書左侍郎周周才學有餘直諒不足
右侍郎許都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
聚徒講與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言悟疏通不
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有操守右

侍郎黄宗時雖信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兵可寄以股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為右侍郎林廷棉才器可取通達不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要兇險媢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夫外飾謹原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昨歲偽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心至彼方倨

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别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别用非入閣而何比獻夫之病所以全也今又遣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為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効其鍥薄以希稱

職為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然弭災不可得巳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恩日受搒掠瀕死者數亦卒不語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輔下獄奪職明年春移恩形訓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忠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愈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也徒

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斯公鬻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禩職而恩竟死其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鋐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為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寛之不聽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

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為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都御史王廷相尚書夏言引大數為緩解鋐稍止然猶詈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吴

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廹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吴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吴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吴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兾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

刃通政使陳經為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聶監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鋐亦後兩月罷矣越六年遇赦還家居專為德於鄉穆宗即位録先朝直言恩年已七十餘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為孝子恩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脱父於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不第謁選得光禄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

弟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宗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樵汲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並輿從而後入焉薛宗鎧字子修行人司正侃從子也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補將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之以主祀事歲饑振倉粟先發後聞給事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還任至則民爭輸課更最仍詔入垣再遷户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

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鎧白其枉語載威賢傳其後
鋐愈驕會御史曾翀戴銑劾南京尚書劉龍聶賢等九
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名大學士李時言鋐有私留三人
而斥其六宗鎧與同官孫應奎復言鋐肆奸植黨擅主
威福功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為奸利
鋐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逵等更相繼
劾鋐鋐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翀復言鋐一經論
劾輒肆中傷誶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

正厥辟帝果罷鋐官而責宗鋐言不早又惡翀諍臣杜口語執氣下撫司鞫訊詞連應奎逵乃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為民鷴應奎溥逵等綖調外宗鎧翀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鎧官贈太常少卿曾翀字習之霍邱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無變

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

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為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竝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寃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奮於學立意為奇節從同郡韓邦奇遊遂以學行名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老母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

故官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修雷壇屢興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僕卿楊最諫死翊國公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書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頽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

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太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巳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巳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佞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廵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

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龍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内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與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

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亂危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外方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竒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為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憂取百世之議非

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
下臨御之初延詒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
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
有犯顔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大僕卿楊最言太僕
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
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
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
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

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覽臣所奏
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黄河清帝
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屢䟽請賀御史鄞
人周相抗䟽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令好諛喜事之
臣張大文飾之此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發告止
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帝大
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歆州經歷而諸慶典
亦止不行及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

爵疏詆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藉闗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事五年五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流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至者執之爵抵家甫十日
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
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為泣
下比三人至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斷適有
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
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居家二
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
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歷中贈謚忠介

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宜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輪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恩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其獄中作也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靖初為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巳斥後復用鋐疏力爭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奸貪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日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給事中

饒秀考察黜許鋐與同官張禄艮汝勵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允緒談省署得失鋐等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薦起故居出按陜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鋐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至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寸惟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

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為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顧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一哭之鋐息已絶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卹典視爵等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操聞二十

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為祥之會也乃令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以政也求言詔之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

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盍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絶其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屍出獄曒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年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贈光禄少卿天啟初謚忠愍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為諸生時嘗云鼎鑊不辟溝壑
不忘不可稱士矣不然不為皆為也從學於王畿益禮
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守舉卓意擢吏科給事中
疏劾尚書李如圭張瓚劉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還籍
待勘瓚留如故頃之劾湖廣巡撫陸杰工部尚書甘為
霖採木尚書楚繼祖立朝僅一歲所摧擊帝當事有勢
力大臣在廷多側目怡益奮不顧二十三年六月吏部
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周秩許大學士翟鑾嚴嵩私

屬事帝方嚮髙反責讚逐與齡等怡上疏曰人臣以盡心報國家為忠協力濟事為和未有公卿大臣爭如朝文武大臣爭于邊而能修内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家甚令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饑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内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

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弄播威福市恩酧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宣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澳涊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心之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

有檮杌驩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隆慶元年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陳新正五言語多刺中官時近習方導上宴遊由是忤旨出為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兵為怡訟不納改南京國子監司業復召為太常少卿未任卒天啟初追謚恭節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同知

所至潔已愛人扶植風教入爲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秋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安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粥棺以待遂上帝曰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宫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

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又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爵怡同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卿如制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中事時大學士嚴嵩擅

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請卹典嚴嵩格不予柬言尚
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疇勲
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陽江潮力抗强敵繼之以死
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
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
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柬無他
腸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僑俸下柬詔獄已至刑部坐
柬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詔獄時柬入

諫垣未半歲也踰年諳達溥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寛東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東繫久衣食屢絶惟日讀周易為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東同族為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陛勸得免迨嵩去位東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東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東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

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轉輾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束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戸部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束還其家束還父已前卒束枕塊飲水佯狂自瘵甫兩月世

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名為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於家吏繫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然吏竟無子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因伉倨忤御史調茌平父憂去補清豐入為錦衣衛經歷鍊為人剛直嫉惡如讐然頗疎狂每飲食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與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為

反之世蕃悍不敢較會諳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語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衛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罷議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鍊時時搤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

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歳詣逵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乗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筭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

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

謝天下帝大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為總督會諳

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鍊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邉情為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

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獄上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待銓五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取鍊子袞褒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刑時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覩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

而去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禄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啟初謚忠愍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年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

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改名兵部員外郎諳達躪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諳達媾幸無爭戰因恩寵繼盛以為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

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

有人乎不可八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歳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内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茍内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

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諳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

時徹議鸞攘臂詈曰監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為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諳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

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户部之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甚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諳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

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為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

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盜又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户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淳統後府廵按黄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為大將鸞嘗𠎝禽哈舟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

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抵排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彑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諳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

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尅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疎巧彌縫者為才能勵節介者為矯激善奔走者為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

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厰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

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饋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隷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異是陛下之臣工

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於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家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内賊既去外賊自除雖諳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搆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

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為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意帝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

讞俱荷寬恩今忽閱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埸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

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大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後繼盛論馬市得罪者何光裕龔愷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部給事中偕同官楊上林齊譽請名遺佚帝可之已而報罷巡視京營劾罷尚書路迎與給事中謝登之御

史曾佩建議節財冗費大省邊事廹命清理諸陵守衛軍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屢遷兵部都給事中都指揮呂元夤緣得錦衣總旗王松冒功襲千戶光裕皆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疏辯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徇諳達請以粟豆易牛羊光裕與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既開復請封號令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況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

誤國事不小時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少卿愷既杖官如故尋列靖江王驕恣狀疏止大征粵寇終湖廣副使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偕同官王德沈朿陳慎簡輔臣收録遺佚二事未幾奉

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閲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罷兵部尚書趙廷瑞居諫垣未幾疏屢上言提學憲臣宜簡行誼府州縣職宜量地煩簡為三等皆報可語達入犯朝議急兵事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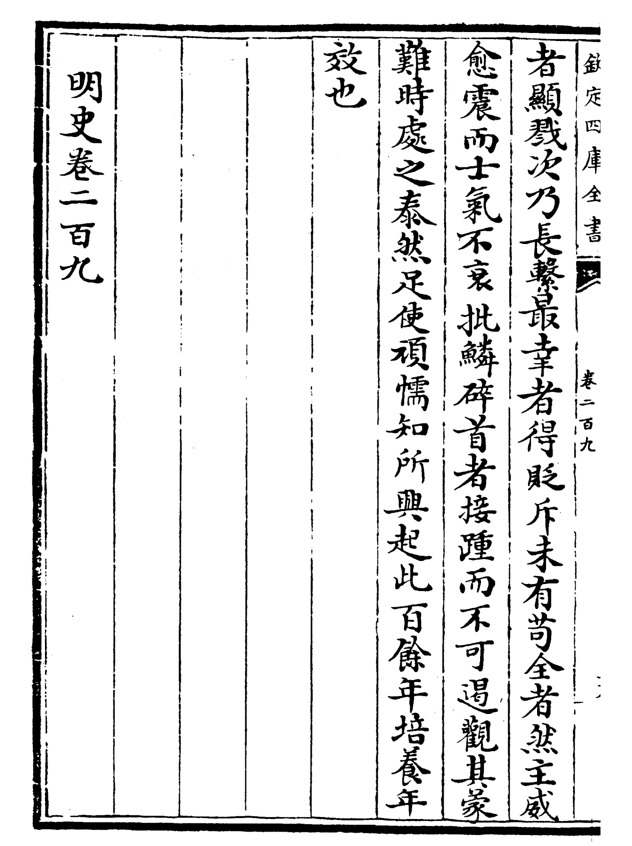
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為令已又陳禦邊四事報可再遷户部左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蒞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芘覆輸賄載道為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靦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子遺待

盡之民必將挺而為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其冬巡視
光祿光祿丞胡膏偽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
劾之下法司按驗膏言元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
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太精斥言醮齋之用取具可耳
何必精擇其欺誇元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詔
獄刑部尚書何鰲當允繩儀仗內詐事不實律絞帝命
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繩
竟死西市先是有馬從謙者以誇醮齋杖死穆宗即位

贈允繩光禄少卿予一子官天啟初謚忠恪膏尋以貪墨被劾誅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績改官主客擢尚寳丞掌内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三年喪不報稍進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没歲鉅萬為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廵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醮齋而從謙奏頗及之怒下從言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帝

盍忿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邉方雜職法司擬從一戍遠邉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㒺泰以能發誘臣罪宥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禄寺災帝曰此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卹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龎尚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許允中太原人後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與重



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茍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此百餘年培養年效也

明史卷二百九

明史卷二百九列傳考證

周怡傳陳新政五事　臣章宗瀛按怡所言五事一曰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見姜寶所撰墓誌謹識附考

劉魁傳　臣章宗瀛按劉魁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所致民思為立生祠見獻徵録附附考

劉魁傳得失未幾得追逮之魁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

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趨就獄　臣章宗瀛按唐伯元撰劉魁傳魁下獄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即釋復逮又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傳未之及又魁之弟名元亦見伯元所撰傳謹附考

洸東傳踰年按達薄都城　臣意宗瀛按諳達薄都城時東在獄聞狀具疏請以精騎督戰且設計傳檄諸路出奇夾擊被嵩斥去謂因安得上書具載戴獻徵錄謹附考

沈束傳後同邑沈鍊劾嵩　臣章宗瀛按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與束皆先後上書論嚴氏時號越中四諫謹附識

沈鍊謫佃保安　臣章宗瀛按鍊謫保安時值歲大侵傾橐裝作粥食飢者収百里內骸骨買地瘞之故保人皆感事見獻徵録謹附考

沈鍊傳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之　臣章宗瀛按王世貞沈鍊墓誌路楷行時世蕃為酒壽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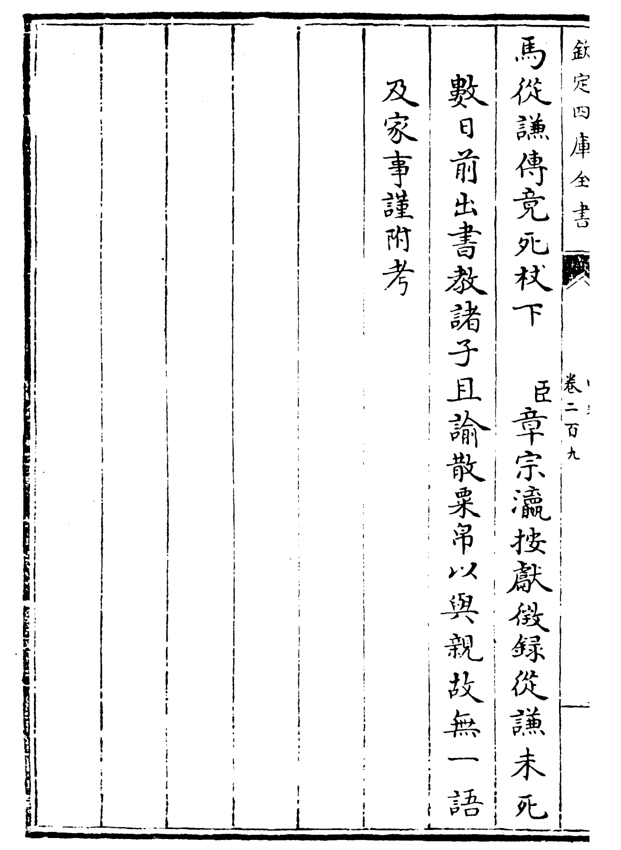
除我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故後楷順輩有薄賞之語殺鍊子不遺餘力也傳未及謹附考

楊繼盛傳其妻張氏伏闕上書　臣章宗瀛按除階撰繼盛墓誌繼盛嘗獨居深念妻張氏問故公曰吾受上恩思報耳張氏曰嚴相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于癸丑正月上疏謹附考

楊繼盛傳兵部尚書趙錦疏辨　臣章宗瀛按繼盛得罪後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亦下詔獄

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食疏請罷嵩亦逮問下獄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尚書一即雲南清軍御史也謹附識於此

馬從謙傳出治二洪有政績 臣章宗瀛按陳愷所撰從謙墓誌從謙署彭城餉典修令初徐梁牽夫不習水性因檄州官以粟募能水者充役有名則千夫即集又二人之險舟觸立碎因捐俸募石工去其害可補傳所未備謹附識



馬從讜傳竟死杖下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從讜未死數日前出書教諸子且諭散粟帛以與親故無一語及家事謹附考